

For you, a thousand miles!

阿亲 基爱的 米的德

典藏版

II

Dear Archimedes

玖月晞 著



$2x+1 + \sin x = 5$ $\sqrt{3.41452}$ $\sqrt{2x+1 + \sin x} = 5$ $\sqrt{3.41452}$ $\sqrt{2x+1 + \sin x} = 5$ $\sqrt{3.41452}$

$e^{2x+3} = e^{2x+3} \Rightarrow x^2 = 2x+3$ $X_{1/2} = \frac{-b \pm \sqrt{b^2 - 4ac}}{2a}$ $X_{1/2} = \frac{-b \pm \sqrt{b^2 - 4ac}}{2a}$

$\varphi = \sin x + \cos y$ $C_1 = \int \frac{1}{\cos x} dx = -\ln|\cos x| + C_1$ $C_2 = \int \frac{1}{\sin x} dx = \ln|\sin x| + C_2$

$g^2 + y^2 = \frac{A}{\cos^2 x}$ $|x-y| = ?$ $X_{1/2} = \frac{-b \pm \sqrt{b^2 - 4ac}}{2a}$

$\ln \frac{x^2 - 3x + 2}{x^2 - 1} = \dots$ $V = \frac{1}{3} \pi R^2 H$ $P = B$ $x^2 + y^2 - 1 = z$ $3x^2 + 2y^2 - 3 = 2z$

$2x+1 + \sin x = 5$ $\sqrt{3.41452}$ $\sqrt{2x+1 + \sin x} = 5$ $\sqrt{3.41452}$ $\sqrt{2x+1 + \sin x} = 5$ $\sqrt{3.41452}$

$e^{2x+3} = e^{2x+3} \Rightarrow x^2 = 2x+3$ $X_{1/2} = \frac{-b \pm \sqrt{b^2 - 4ac}}{2a}$ $X_{1/2} = \frac{-b \pm \sqrt{b^2 - 4ac}}{2a}$

$\varphi = \sin x + \cos y$ $C_1 = \int \frac{1}{\cos x} dx = -\ln|\cos x| + C_1$ $C_2 = \int \frac{1}{\sin x} dx = \ln|\sin x| + C_2$

$g^2 + y^2 = \frac{A}{\cos^2 x}$ $|x-y| = ?$ $X_{1/2} = \frac{-b \pm \sqrt{b^2 - 4ac}}{2a}$

$\ln \frac{x^2 - 3x + 2}{x^2 - 1} = \dots$ $V = \frac{1}{3} \pi R^2 H$ $P = B$ $x^2 + y^2 - 1 = z$ $3x^2 + 2y^2 - 3 = 2z$

（阿亲
基爱）
米的
德

典藏版

II

Dear Archimedes

玖月晞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阅读越美丽

开卷好心情

Ai，我一定会回来，回来你身边。

卷六 糖果屋历险记

Dear Archimedes

甄爱缩在被子里，无精打采地抬头眺望。白色窗子外是亘古不变的蓝，浅蓝、天蓝、宝蓝、深蓝、海蓝……

她重重倒在枕头里，昏昏沉沉。这是在游轮上度过的第几天了？

几天前，她和言溯坐游轮北上，但她晕船了，上吐下泻，恹恹地软在床上昏睡，分不清日夜。

这次又不知睡了多久，懵懂地睁开眼睛，是下午吧？

阳光很好，照得船舱里暖洋洋的。她歪歪头，发怔地看向言溯。他坐在床脚的单人沙发里，拿着随身携带的记事本写写画画。

窗外是北方海洋的天空，好高好蓝。而床角是他闲散安逸的脸，眉目如画，自成一景。他做任何事，都是全神贯注的认真，心无旁骛，连谈恋爱也是。

她呆呆看着，真喜欢他认真时候的样子。

虽然这几天浑浑噩噩，对他的感觉朦胧却又清晰。晕船反应最重的那两天，她吐得肚子空空不肯吃饭，他抱着她喂食物到她的嘴边，她不听话在他怀里乱滚乱扭，气得直哭，可他仍执拗而耐心地握着勺子，盯着她一口口吞下；夜里她难过得哼哼呜呜，他搂着她轻声细语，哄她安眠。

白天她睡多久，他就在床脚坐多久，她睡得不好，难受地翻滚，他便警觉地过来低声询问。

回想这几天他的温暖与体贴，甄爱心里柔得像春天的水，又有些犯傻，她以往并不是娇弱的女孩子。

从很小开始，感冒发烧都是自己搬着小板凳爬到柜子里找药，找针剂自己打。逃命时，肩膀脱臼自己接，中了枪子弹自己取……

很多事历历在目，却不明白小小的晕船怎么让她脆弱又刁蛮了。

她望着言溯出神，或许是因为有了依靠？她不免又内疚，她这几天把言溯折磨得够呛吧？

她掀开被子，小心翼翼地爬去床脚。

言溯听到动静，缓缓抬眸。他原本极轻地蹙着眉，目光胶在本子上，淡而凉，这一刻，眸光移过来落在她脸上，自然而然，就染了温暖的笑意。

她直接从床脚爬去他的单人沙发椅。

言溯放了本子，伸手接住她，把她揽进怀里：“还难受吗？”他的声音纯净通透，像海上的蓝天。

“不了。”她不专心地回答，一门心思在椅子上调整位置，小屁股拱拱，在他腿间找了空隙坐下，这才满意地搂住他的脖子，唤道，“S.A.！”

“嗯？”他稍稍不自在地托住她的臀，往里挪了挪，椅子不大，两人挤在一张，

有心猿意马的暧昧。

“我们出去走走吧。”她说，“我去换衣服。”

他微微脸红，站起身：“我去客厅等你。”两人虽成了男女朋友，但彼此还有些害羞，接触只限于亲吻和拥抱。

“嗯。”她低声应着，因为刚醒，鼻音略重，听上去娇娇柔柔的，“谢谢你。都是我，你没有好好玩。听说船上有舞会和晚宴。”

他走到门口，回头笑笑，丝毫不遗憾：“我本不喜欢人多的地方。倒是……”未说的话含在嘴边，他倒是珍惜这段和她独处的光阴。

虽然她病着，还好他很清醒。

甄爱换好衣服，一起出了1003船舱。

她立在船舷，脚底是纯粹得像蓝宝石一样的大海，海平线上蓝天湛湛，美得惊心动魄。

冷风吹来，她脑中一片清明，晕船的堵滞感和凝重感在一瞬间被风吹散。

她眺望清澈的海面，心情大好：“还有多久到岸？”

“明天早上。”

“这么快？”甄爱觉得遗憾，但并不可惜，“不是有猜谜活动？”

他负手立在栏杆边：“我已经填了，也帮你填了一份。”

“谜面和谜底是什么？”

“谜面是狮子、MIT、星期一和天才。”

“这是什么？”甄爱拧眉。

“一笔钱。”

甄爱突然明白：“银行丢失的十亿美金！埃里克斯是你同学，那他就是MIT的学生；狮子是中央银行的旗帜符号；银行星期一被抢；他是个犯罪天才。”

“聪明。”他微笑。

甄爱脸微红，挪到他身边：“为什么会出这个谜题？不会是当年抢银行的人约好了去岛上分赃吧？”

“分赃大可直接去，不必弄得这么复杂。”他说，“当年埃里克斯偷钱后，依靠一些人的力量藏起来躲了风头。等后来分钱时，他卷着钱不见了。LJ说这些人还在找那笔钱，估计之前每个人都在单独寻找，毕竟自己找到就不用分给别人。可多年过去了都毫无头绪，就想聚在一起想办法。他们都是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当年办事用的是代号，互不认识。要聚首就只能通过谜题。”

甄爱拧眉：“既然他们都有头有脸，聚到一起不怕名誉俱毁？”

“我们两个不都可以上岛吗？这次上岛的，除了当年协助埃里克斯的，还有其

他人。”

甄爱恍然大悟：“也是，就算是真正的同犯，也可以推脱说看了新闻报道，才知道这件事。”

言溯没接话。埃里克斯为了不让钱落在 S.P.A 组织里，找了人帮忙。这次上岛，除了那些人，估计还有政府的人，他们也一直在找这笔钱。

那，组织的人会来吗？

言溯不害怕 S.P.A，甚至隐隐期待过和他们交锋，但这次，他暗暗希望不要在岛上遇到。

他看向甄爱，女孩伸着手，想抓住海面上的风。他莫名担忧她会被风吹走，心里不祥的预感越来越强烈，他已不敢问她。

甄爱抓了一会儿海风，停下来：“和我们一起上岛的岂不是有很多坏人？”

他配合地说：“是啊，很多。你害怕吗？”

“不怕！”她转身面对他，抿唇，“有你在，我怕什么？”

海风呼呼地吹，海水蓝之上，她白皙清秀的脸美得叫人心醉。他多想吻她，但公共场合他仍知道要克制，只看一眼她光洁的额头，遂淡然地收回目光。

可下一秒钟，想起困扰他很久的问题，他忽然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埃里克斯和甄爱哥哥是什么关系？

他和 LJ 一直不明白埃里克斯为什么要抢那么多钱。是组织的任务？那为什么把钱藏起来？不是找死吗？

以埃里克斯的个性和智商，他应该清楚这笔钱财多少人盯着，不是财富，而是灾难。如果他真是甄爱的哥哥，他不可能那么轻率而直接地留给她。

言溯希望此番上岛，没有那十亿美金的下落；希望甄爱找到的，是她哥哥留给她的其他纪念；最希望的，是埃里克斯千万不要是甄爱的哥哥，千万不要。

1004 船舱拉着厚厚的窗帘，屋里只亮了一盏昏黄的台灯。

两个看不清身形的男子坐在沙发的阴影里，茶几上两杯冰酒，一摞照片，里面无一例外有一个女孩。

游戏中，年轻男子碰碰兔子装女孩的嘴唇；阳光下，男子单手揽着一只巨大的毛绒熊，俯身亲吻白色长椅上的女孩，她长发白裙，仰着头迎接；他陪她吃冰激凌、买巧克力……

阴影中的人看不清神情。

“A，我不赞同你去岛上，你已经用消息把这些人引过去了，Tau 一个人足够清场，根本不需要你。”他散漫地说，“我希望你不要感情用事。Little C 去了，你就要跟去？如果出现上次的危险，你要是玩完，我可懒得管这么大的组织。”

他慢悠悠喝一口酒：“你知道，我最大的兴趣……在实验室里。”

A 没理睬，拿起一张照片——女孩背身换衣服，长发如瀑，戴着兔子耳朵，后背和腰肢的肌肤莹白如玉，没来得及穿上短裙，下面是遮不住臀瓣的白色小内裤和修长性感的双腿。

他声音冷到了骨子里：“谁拍的？”

B 凑过去一看，咋咋舌，又挑挑眉：“应该是 Tau 的手下的手下……”

“让他消失！”

B 毫不意外，幽幽一笑：“我们的 C 当然不能给别人看。”他起身走到窗边，掀开一丝缝隙：“让 Tau 杀了这个叫 S.A. 的，把 C 带回来吧。我想死她了。”

A 眼眸阴沉得像下雨：“我更喜欢谢琛那种众叛亲离的死法。”

B 愣了愣，笑了：“听说，被他利用的那个女孩记恨了他一辈子。”

落日西沉，大海上姹紫嫣红。

甄爱坐在船舷边，扒着栏杆荡着脚，脚底下海水湛湛，浮光跃金。言溯立在她身旁，双手插兜，料峭海风中，他身形挺拔得像棵树。

海上的树。

他立着，她坐着，看着太阳从头顶坠入海中，这样一起静默无言地看风景吹海风，也是温馨惬意的。

偶尔，他垂眸看看她在海面上晃荡的脚，心里也跟着放松而快乐。

他真希望自己能给她一份平静而幸福的生活，就他们两个人，看着她永远快乐无忧下去。

太阳西下，他低头，淡淡建议：“去宴会厅吃晚餐？”

“嗯。”她站起来，“上船这么久，什么活动都没有参加，好可惜。”

言溯和甄爱去得比较迟，双人桌和小餐桌都已人满。言溯原本打算点菜送去船舱，但甄爱觉得自助餐也不错。

大圆桌上还有另外一些人。

甄爱才坐下，就发现同桌的人目光微妙地打量了自己和言溯几眼。甄爱觉得奇怪，看向言溯，后者正在给她拆餐巾，完全没看周围的人。

没过几秒钟，言溯身旁一个三十岁左右的高个子男人热情地攀谈：“两位是 1003 的乘客吧？”

言溯没理他，但甄爱好奇地接话：“你怎么知道？”

那人咧嘴笑了：“我们是同一层的豪华舱。喏，从 1001 到 1010 都在，大家玩了这几天都认识了，唯独你们 1003，除了第一天上船，从来都没有出现过。”

他暗叹甄爱不俗的样貌，美得惊心，见她小脸苍白有些柔弱，他目光变得意味

深长：“如果我有人同行，也会几天不出舱。船外的风景哪有船内好？”

同桌有人不屑地挑眉，似乎鄙夷他的低俗，又似乎看不上这对小情侣的缠绵。

但甄爱没明白，疑惑：“为什么船外的风景没有船内好？我认为大海很漂亮啊！”

桌上其他人不由得轻笑。

言溯温柔地握住甄爱的手，眼神却凌厉而沉默，抬眸看那男人一眼：“你是网络节目主持人？”

那人受宠若惊：“你知道我？”

“不知道。”言溯冷淡道，“习惯性地夸张微笑，都是假笑；话太多，人太殷勤，太主动热场，视活跃气氛为己任：要么是推销员，要么是主持人。”

餐桌上其他人投来惊异的目光，甄爱便知道言溯说对了。

主持人脸上挂不住，但挺会给自己找台阶下：“哈哈，看来我不是惹人烦的推销员。”

言溯冷冰冰的话还没完：“推销员说的话往往更有说服力。”言外之意是……“而且推销员更懂礼貌，说的话往往不会太粗鄙。”

主持人的脸垮掉。

甄爱开心听完，发觉自己好喜欢言溯这种推理的调调，可……貌似现场气氛冷了些，她察觉到了，不以为意。

主持人旁边的男子问：“那你看得出我是什么职业？”

“作家。”言溯头也不抬，把水杯递到甄爱面前。

甄爱哪里还顾得上喝水，和其他人一起兴致勃勃看他表演。

他有条不紊地给自己拆餐巾，语速飞快，不带情绪：“看你的年纪，三十岁？刚才几分钟，你频繁揉脖子腰背，颈椎腰椎很不好，是因为长时间静坐不活动；黑眼圈很重，长期熬夜；手腕吃力，打字握鼠标太频繁，导致腕部关节不好：要么是白领，要么是作家。但你非常安静，不与身边的人进行语言和目光的交流，你有轻微的人际交往障碍；吃饭手边都放着记事本，你想把日常听到的和遇到的都记录下来。另外，白领的衣着比较讲究，可你有些，恕我直言，邋遢。这些足够了吧？”

作家愣了两秒钟，厚镜片后面的眼睛立刻展露光彩，忙不迭地拿起笔记本记录，赞叹：“你太厉害了。我最近正在写侦探小说，希望有机会和你学习一……”

“我看上去像公共课的老师吗？”言溯一句话把他冷冷堵了回去。

对面一个漂亮女人一直饶有兴致地看着，听了这话，红唇轻弯，拿手托着脸颊，温柔妩媚地问：“那你看得出，我是干什么的吗？”

甄爱循声看去，女人化着浓浓的彩妆，很漂亮，衣着很上档次，就是有些暴露。

甄爱愣愣地
地收回目光。

目光落在自己脸上，才尴尬

女人看到甄爱，同性攀比的心理作祟，不太舒服。甄爱没化妆，但美丽无双，这船上几乎没人能和她比拟半分。但她还是骄傲地挺了挺胸，目光柔美美地望着言溯。

言溯看半眼：“演员。”说罢，专心致志地切牛排。

“为什么？”女人眨眨眼睛，尽管言溯完全不看。

言溯头也不抬：“你很会摆姿势，展示自己最漂亮的一面，微笑的表情和眼神都有表演的痕迹。鉴于你的身高，又不是模特。”

女人听到此处，瞟了甄爱一眼，略显得意地笑了：“真佩服。”

但甄爱丝毫不觉得言溯的话有什么不妥，她很清楚他只是阐述客观事实，并非从欣赏的角度夸赞她的美丽，而且，他话还没说完。

“你的衣服和化妆品很昂贵，但举止不够优雅，不是贵族小姐。所以你不是应召女郎，就是演员。”

女演员脸色微僵，隔了半秒钟，施施然笑起来：“你希望我是应召女郎吗？”

言溯面无表情：“和我有什么关系？”

演员耸耸肩，咬着唇又笑着问：“那你怎么推断出我是演员？气质？”

言溯极轻地皱眉，仿佛觉得这女人的逻辑混乱得惨不忍睹：“不是你自己先承认的吗？”

演员有些下不来台，又打心底觉得这个冷漠拒绝她的男人挺有意思的，于是甜甜笑道：“哦，那还真是我先暴露了底牌。”

这话说得，暗示意味十足。

甄爱照例没听懂任何带有挑逗暗示意味的词，言溯不知听懂了没，没有任何反应，依旧一丝不苟地切牛排，一小块一小块的，整整齐齐像机器切的。

周围别的男士觉得被抢了风头，不太开心。演员旁边的男子质疑：“或许你一开始就知道了我们的职业？”

“我是第一次见到你们，是你们表现得太明显了。”

男子挑眉：“哦？那我是干什么的？”

“外科医生。”言溯眸光冷清地扫他一眼，“你擦了不下五次手，严重洁癖；你的手皮肤不好，微皱很干，是因为长期用消毒水；手指上有细线勒出来的痕迹，因为手术缝合时要用细线打结；和周围人谈话时显露出很强烈的高傲感，你的社会地位比较高。可能性最大的答案就是外科医生。”

医生张了张口，很挫败。

医生旁边一个打扮素雅的女人拍手鼓掌：“好厉害。我呢我呢？”

“幼师。”言溯瞥她一眼，“三十岁左右，笑容温和真诚，着装素雅又带着稚气，语调轻柔，很孩子气，拍手的动作具有幼师的显著特征。和小孩子们长期在一起，你看上去比同龄人年轻。”

幼师眼中闪过欣喜的光，这种诚挚而严肃的表扬让她很受用。

甄爱开心看着，觉得言溯好厉害，和他一起好好玩，任何时候都不无聊。

桌上剩下的另一个女人非常高，妆容素净，胸部丰满，衣着艳丽却不暴露，和演员完全相反。

她微笑：“我就不用了，一看就是模特儿……剩下的，你看得出？”

“律师，赛车手，拳击手。”言溯扫一眼剩下的三个男人。

桌上众人无不暗自佩服，律师问：“可以问问你的职业吗？”

甄爱听了，心想逻辑学家，解密专家，行为分析专家，心理……他一定会选……

“逻辑学家。”言溯不咸不淡地回答。

甄爱微笑，她知道这是他最心爱的学科。

“逻辑？”身材强壮的拳击手忍不住笑起来，“逻辑有什么用？能卖钱当饭吃？”

听言，同桌的人都装模作样地鄙视一下他的粗鲁。

言溯并不介意，看他一眼，见他手背上有小伤痕，问：“你家里养小狗？”

拳击手愣了，回答：“养的。”

言溯继续：“看你的兴趣，一定不是你养的。”

“是我太太。”

“养小狗需要比较多的独立时间，要么你太太是家庭主妇，要么你们家请保姆。”

“是，我太太是家庭主妇，我们家也有保姆。”

“养狗同样需要相对较大的空间，你们家很有可能有独立的庭院。”

“是，我们家在郊区有别墅。”

“这么说来，你们家经济不错，你在拳击事业上比较成功。”

“对。”

“你太太没有工作，完全依赖你。你的事业不错，通常这种情况下，夫妻关系也不错。”

“很亲密。”

“所以，你一周大概能有四到五次性行为。”

“是。”拳击手完全汗颜。

言溯把切好的牛排递到甄爱面前，又把她的盘子拿过来，漫不经心地说：“从

你家养小狗，推理出你一周有四到五次性行为，这就是逻辑。”

拳击手和全桌的人都瞪大眼睛。

“太神奇了。”拳击手愣了好久，才连连感叹，心服口服。

这时，服务员过来换碟子，拳击手新学了知识，立刻兴致勃勃问服务员：“你家养小狗吗？”

服务员虽然觉得诧异，但礼貌地回答：“不养，先生。”

拳击手颇觉可惜地叹气：“唉，你的性生活不和谐。”

餐桌上有人忍不住笑起来，甄爱也觉得拳击手真是傻头傻脑。

言溯严肃地纠正他的错误：“拳击手先生，从逻辑上说，这种逆向是不可推出真命题的。”

拳击手脑袋上一串问号：“什么？”

言溯默默，有种深深的无力感：“没事了！”他低下头，“我是脑子不正常才和这种头脑简单的人讨论我最心爱的学科。”

甄爱正咬着 he 给她切的牛排，听见他不开心，放下刀叉，握住他的手，兴奋地小声表扬：“可我都懂，我觉得你好聪明。”

言溯脸色缓和，却倨傲道：“不用你说我也知道。”

对面的演员幽幽看着，觉得这个男人上桌这么久，唯独在给甄爱递水递盘子时才会流露丝丝的柔和，而现在他脸上极淡的笑意和神采真是迷人得要命。她轻笑，声音很妩媚：“逻辑学家先生，你的逻辑真是完美。”

言溯原在和甄爱说笑，听了这话，抬起头来，认真看她：“不，逻辑并非完美。相反，‘哥德尔论证’表明，逻辑学科内总是存在某个为‘真’却‘无法证明’的命题，逻辑体系是有缺憾的。”他非常认真，近乎虔诚，“但这并不妨碍，它是我心中最完美的学科。”

可是，所有人握着刀叉，沉默了。除了甄爱，没人明白他在讲什么。

但听上去那么高端的内容，大家也不愿展示自己的不懂，各自一本正经地点头。

对同桌的女性来说，听不懂不妨碍她们完完整整地感受到这个男人认真而纯粹的魅力。

女演员缓缓地眨眨眼睛，情不自禁地赞叹：“哦天，你好可爱。”那声叹息简直露骨。

甄爱察觉到不对，不解地看着她，但又想不出哪里不对。

言溯极轻地敛起眼瞳，他尽管情商白痴，但高智商足够让他从女演员的肢体语言和语音语调中分析出暧昧的性暗示。

他冷淡地收回目光：“我不觉得。”

女演员丝毫不受打击地耸耸肩：“明天我们都要去 Silverland，希望大家同行愉快！”

言溯和甄爱同时微愣，这桌子上的，就是他们上岛的同伴？

夏天到了，北端的威灵岛上，气候却停留在春季。

言溯和甄爱下游轮后，在岛上转了一圈。岛上干净整洁，房屋有北方特色的矮墙和小窗，色彩缤纷地堆砌着，像高低错落的糖果盒子。

他们到的这天恰逢夏至，岛上有集市。离约定的下午六点半登船去 Silverland 还有一段时间，言溯陪甄爱去逛街。

甄爱对任何新奇又色彩鲜艳的东西都有兴趣，却因从小养成的个性，对任何东西都没有拥有或独占的愿望，很多时候只抱着纯欣赏的态度观看。

可自从和言溯在一起后，这种习惯被打破了。

和往常一样，她欢欢喜喜看商品，他认认真真看着她，自作主张买下她判断出她喜欢的东西。

“S.A.，你怎么知道我喜欢那串气球？”

“因为你嘴角弯了一下。”

“为什么买万花筒？”

“因为你看它的时候脉搏跳动加速了。”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那个贝壳手链？”

“因为你拿着它不肯松手。”

“为什么给我买那条红围巾？”

“因为你戴着好看……欧文说得没错，你肤色白，戴红色的围巾很好看。”

甄爱恍然想起很久以前，小城冬夜的街道上，他笑话她是竹节虫。想起旧事，恍惚觉得和他一起的日子其实早有缩影，就是当初雪夜里那条安静而柔软的围巾。路边橱窗里有大大的毛绒熊，她漫不经心地望过，目光便移开。

言溯：“你不是喜欢毛绒熊吗？”

她看那橱窗一眼，不感兴趣地收回目光，语气淡然安逸：“我只要言小溯。”

到了下午，天空阴沉起来，这片地区天气多变，昼夜温差大。夏季晚上往往有暴风雨。

甄爱和言溯上船时，大家早到了，豆大的雨滴冰雹似的噼里啪啦往甲板上砸。

六点二十五分，来了一个穿着女仆装的妙龄少女，说话恭顺又服从，笑容拘谨：“请各位客人做好准备，我们马上要开船了。”

不算温暖的气候，丰满的少女穿着典型的巴黎式女仆装，头发用蕾丝发带系起，短袖束腰连衣裙，外边罩一件白色围裙，十分干净，也十分性感，脸庞却青涩懵懂。

主持人笑眯眯地问：“不知要怎么称呼你，叫你女仆小姐太不礼貌。”

会开船的女仆？言溯快速地扫她一眼，乍一看着装整洁，可细看，她的衣服胸口有几道褶皱，丝袜的纹理并不均匀，手腕处有点红肿。

女仆脸红了：“客人不需要知道我的名字，现在出发吧。”

幼师立刻举手：“少了一个人，赛车手先生不在。”

律师说：“或许他临时不想去了。”

女仆看看手表，接话：“主人要求我们准时出发，就不等他了。”

其他人没意见，几分钟后，开船了。

傍晚蓝黑色的大海，阴森沉郁，蕴含着某种邪恶而庞大的力量。离海岸越远，海的颜色越发深黑，风浪也越大。

一个半小时后，天彻底黑了。

前方风雨中终于出现光亮，是座极小的悬崖岛屿，除了悬浮在海崖之上的哥特式城堡，再无他物。

城堡极瘦极高，像瘦骨嶙峋的黑色骷髅，有数座又尖又高的塔楼，像打仗阵前士兵竖起的长矛。那城堡只怕有成百上千个窗口，每个都透出金黄色的灯光，整座城堡灯火通明，在风雨夜幕中像通往天堂的无数座门。

既美丽壮观，又诡异恐怖。这么阴森的地点怎么会叫 Silverland——银色之岛？

小船停靠在一条有上千级阶梯的陡峭山路旁，山路直达城堡大门。

模特拿着女仆发的伞，挑眉：“这么高，下这么大的雨，怎么走得上去？”

女仆卑微地致歉：“对不起，风雨太大，缆车不安全，怕被刮到海里。”

男人们不好对女仆严苛，只好爬石阶去了。

甄爱上岸时不小心一滑，手中的红围巾掉进海里。

浪头一打，就不见了。

甄爱望着被黑暗吞噬的红色，有些难过，言溯安慰地拍拍她的肩膀：“回去再买一条。”

“嗯。”甄爱抓着言溯的手，往上走，“S.A.，我发现每次你拍我的肩膀，都能给我鼓励和安慰！好神奇。”

言溯执伞，沉默几秒钟，才说：“这是因为，我的应激性试验成功了。”

甄爱：“……”难怪……

言溯犹不自知，解释：“每次我拍你肩膀，都说一些鼓励和安慰的话，久而久之，我只要一拍你的肩膀，就算不说话，你也会感到安慰和振奋。就像你每次给小狗吃东西时摇一摇铃，时间久了，就算不给小狗吃东西，你摇铃，它也会分泌唾液和……”

言溯住了嘴，察觉到身边的人气氛不对了。

他沉默地抿抿唇，想了想，轻轻拍拍甄爱的肩膀，一下，两下，哄：“小爱乖，别生气。”

甄爱哪能不气，停了脚步：“我走不动了。”

言溯很会看清眼前形势：“我背你。”说罢把伞塞到她手里，蹲了下来。

甄爱望一眼上好好多级的台阶，又舍不得了。可看他蹲着身子，风衣紧绷在精窄的背上，她又忍不住想试试趴在他背上的感觉。

她箍住他的脖子，让他把自己背了起来。

他的体温隔着布料直到她胸膛，她小脸紧挨着他的鬓角，亲密又熨帖，还有点痒。

他走得很稳，一语不发。

走了几步，她渐渐滑下去，他托着她的腿往上一送，她坐海盗船一样被抛起来，落下又撞在他安全的脊背上，粗糙又柔软地摩擦着她的心怀。

她抿着唇，心里猛烈地发烫：“你是第一次背人吗？”

“不是。”他毫不犹豫。

甄爱心一落：“以前背过谁？”

“上次你喝醉了，背过你。”

心一下子又从低谷飘起来。

风雨的夜，他呼吸渐渐沉重。伞下的两人世界变得温暖而蒸腾，她没有要下来，红着脸乖乖趴在他背上，声音里带着点撒娇的味道：“S.A.，以后只许背我哦！”

“好。”他温柔而坚定地回答，“这辈子只背你一个人。”说完，又自觉地补充，“只抱你一个人，只亲你一个人，只……”后面的没说出口，心跳突然快了，却不是因为这高高的台阶。

走完漫长的阶梯，女仆见人到齐，按响了门铃。

铃声不大，却在整个城堡里回响，瞬间像响起千百个铃声，又像是谁往四曲八绕的深洞里扔了无数个玻璃球。

铃声太过于诡异，即使门口站了十一个人，大家心里都惴惴的，脸色发灰，在风雨夜幕中，像一排鬼魅。

“吱呀”一声，城堡门开，一道金色的灯光穿透冰冷的夜幕。

逆着光，门口出现一位西装笔挺、头发梳得极其光亮的男士，他戴着金边眼镜，从发型到着装，从举止到言语都十分考究：“我代表城堡的主人，欢迎各位客人前来参观。”

他微微鞠了一躬，全身上下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仿佛一尊没有感情的机器人。气氛再度变得诡秘，男人直起身子，恰好一道闪电打过，他严肃而面无表情的